

人类起源研究中的社会心理因素分析

■ 杜水生(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875)

摘要:探索人类本身的来源一直是现代科学的前沿课题,但是由于这一课题把人类本身做为研究对象,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容易受到社会思潮和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作者通过对100多年人类起源研究历史的回顾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分析,尤其是当前现代人的起源问题成为学术界的争论的热点问题,努力克服社会心理因素对科学研究的影响可以使我们早日抵达理想的彼岸。

关键词:人类起源研究;科学家;社会心理

Researching on Human Origin and Social Psychology of Scientists

DU Shui-sheng

(History Departmen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Through analyz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probing on Human origin and social psychology of scientists during the past more than 100 years, the thought that human is a special creature in the world and that black Africa can not become the place of human origin has influences on science study. Now, searching for how modern Man come from is a popular topic in the sphere of learning, If we can overcome the social psychological factor in the process of science researching, we may reach the solution more easily.

Key words: probing on Human origin; scientist; social psychological

中图分类号: F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378(2005) 01-0007-03

探索人类自身的来源不仅是现代科学的前沿课题,也是人类认知史上一个不衰的话题。走过了神话时代的种种传说和中世纪的神学解释,随着达尔文《物种起源》的问世,对人类来源的探索走向科学时代,100多年来对人类起源的研究随着不同时期社会思潮的演变、研究方法和研究技术的革新而取得了重大进步,但由于本学科把人本身当作一个研究对象,社会心理对人类起源的研究无疑会有一定的影响,本文尝试通过对人类起源研究历史中一些科学史实的回顾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一、人猿过渡阶段人类特征的确认

从文艺复兴以后,随着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自然科学在许多领域逐渐战胜了神学,赢得了本学科的生存空间,但正如恩格斯所说:“自然界绝对不变”“这个陈腐的自然观,虽然由于科学的进步而被弄得百孔千疮,但是它仍然统治了十

九世纪的整个上半叶”^[1]。其实在人类起源这个领域,甚至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期“人为万物之灵”的观念仍然影响着这个学科的发展与进步。

科学史上第一个发现的人类化石是尼安德特人,1829—1830年在英国发现了一个尼安德特人的头盖骨,代表一个儿童的头骨,1848年在直布罗托又发现一尼安德特头骨,但真正引起人们注意的是1856年在德国尼安德峡谷发现的头骨和部分头后骨骼。开始,发现者认为这是一具熊的骨骼,后来请教当地一位教师,教师认为是人的骨骼。1863年,现代地质学之父莱伊尔出版了《地质学原理》,在书中根据石化程度和共生的动物化石,认为这具尼安德特人的年代可能相当古老,但由于他不是进化论者,没有认识到其在进化上的意义。第一个认识到尼安德特人进化意义的是赫胥吏,在他的著作《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中指出,尼安德特人代表一个形态原始的种,他已远离大猿,是向人进化过程中的一个缺环,这已和今天人类学家的认识十分接近了。1864年爱尔

收稿日期: 2004-08-17

作者简介: 杜水生(1965—),男,山西永济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兰解剖学家 William King 建议尼安德特人可能代表一个绝灭的物种而且命名为 *Homo neanderthalensis*, 是现代人的一个亚种, 奇怪的是在后期他却听从了别人的建议认为尼安德特人可能是生前受到细菌的侵袭而形成, 此后这种意见曾被广泛接受。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 可能是由于进化论思想还没有被大多数人接受, 也可能是由于没有证据证明这具骨骼有多么古老, 也可能是由于材料稀少, 还弄不清其所表现的特征究竟是群体特征还是个体特征。1866年在比利时发现一块下颌骨, 但缺少下颌, 也未认识到其在演化上的地位, 直到 Spy 附近发现两具尼人骨架后, 这种认识才略有改变, 正式确立了尼人化石的地位, 此后法国南部的一系列发现进一步确证了尼人在演化上的地位^[2]。

有关人类演化问题在 1891 年当杜步哇发现直立人后被正式提出。关于处于人猿过渡环节中人应该具有怎样特征的争论, 提出了许多让人深思的问题。

1892 年, 荷兰人尤金·杜步哇在印度尼西亚爪哇中部一处叫特里尼儿附近的古老河流阶地中发现了一具外表颇象猿的头盖骨和一根左股骨, 开始他认为头骨与股骨属于同一个体大概是一种能够直立行走的黑猿, 随后根据海克尔的预言将他的发现命名为“直立猿人”认为是从猿到人过程中的缺环。

令人想不到的是在他还没有向欧洲同行展示珍贵的化石之前, 他的发现已经成为激烈争论的焦点, 有些人则认为杜步哇把猿的头骨和人的股骨混在一起, 一位荷兰动物学会的会员在报纸上嘲笑杜步哇在玩拼版游戏, 甚至责问道如果杜步哇再发现一个更象人的头骨,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猿人有两个头, 一个象人, 一个象猿? 而教会则气急败坏的宣布人类的祖先是亚当而不是这种半人半猿的怪物, 杜步哇受到了科学界和宗教界的两头夹攻。

1895 年当杜步哇在国际第三界动物学会上介绍爪哇的标本时, 与会者爆发了激烈的争论, 有人认为他是具有人类特征的猿, 有人认为它是具有猿类特征的人, 还有人认为是处于人猿过渡环节的一种动物。此后杜步哇尽其所能, 向同行介绍猿人的材料, 但外界对猿人的攻击一直没有停止, 为此他深感痛苦, 后来他不再展示猿人的化石, 直到 1920 年澳大利亚发现一具古老的头骨, 科学家才又想起了爪哇猿人, 经测定, 爪哇人的脑量数据为 850 毫升, 介于猿类和人类之间^[3]。

为什么爪哇人的发现受到了如此多的责难, 因为当时科学界普遍认为人脑进化快于肢体, 因此人们想象中的早期人类应该有一个象人的头和象猿的躯体, 但是爪哇的标本与此完全相反, 为什么当时的科学界会有这样的观念, 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达特与汤恩幼儿的发现。1924 年达特在约翰内斯堡以南 320 公里一个盛产金矿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小孩的头骨化石, 其中一部分头骨缺失露出里面的大脑内膜, 面部完整, 达特花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把汤恩头骨从胶结的砾石中修复出来, 从牙齿的情况来看, 该化石属于一个幼年个体, 因为第一白齿刚刚萌出, 从其它特征来看, 该头骨介于人和猿之间, 例如脑量较小, 当时估计为 525 毫升, 现认为 404—440 毫升, 和猩猩、大猩猩的接近, 而和人的相距较大, 但是从枕骨大孔的位置看, 它能直立行走, 因此达特认为它介于人猿之间。1925 年 7 月, 达特将他的研究成果发表在 *Nature* 上, 并命名为 *Australopithecus Africans*, 即南方古猿, 他所生活的区域和猿类不同, 周围没有树林是开阔的平地, 并认为这样的环境有利于发展他直立行走的特征。但

是达特也遭到了人们多方的质疑, 如有人认为枕骨大孔靠前是因为是幼年个体, 成年个体未必是这样, 其中最重要的反对意见是脑容量太小, 和人的相差太大^[4]。

和上述真正的早期人类化石相反, 一件完全伪造的“皮尔唐人”化石却在学术界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直到许多年后才被揭穿真相。1908 年, 筑路工人在萨塞克斯的皮尔唐附近发现了一块左顶骨, 以后经过几年的连续发掘又发现了一些其它的颅骨碎片, 经拼合代表近乎完整的左侧颅骨, 明显是现代人的形态, 下颌骨明显是猿形的, 但仍附在原位的一个臼齿, 咬合面平整, 其磨耗状态类似现代人的臼齿, 但下颌骨的一些其它性状则明显与人不同而与猿相近。皮尔唐人发现后, 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有学者认为他是长期以来寻找的人猿之间的缺环, 甚至进一步推测在上新世之末, 人类系统已经分化成两支, 一支发展成退化的尼安德特人, 另一支以皮尔唐头骨为代表, 发展成现代的智人。虽然也有学者对这种看法提出了质疑, 但当时的学术界普遍认为皮尔唐人的特征代表了人猿过渡阶段人类的特征, 由于这样的认识, 当汤恩头骨发现后, 学术界很难接受南方古猿是人类祖先的认识^[4]。

当然, 随着南非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和北京周口店中国猿人的发现, 汤恩头骨和爪哇猿人在人类演化中的地位都逐渐得到确认, 但反思科学史上这些案例, 我们发现对于一些科学发现地确认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当时的社会心理或学术思潮, 一直到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 虽然上帝创造人的思想在学术界已逐渐被排除, 但“人为万物之灵”的思想仍然在人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 因此虽然达尔文在《人类起源与性的选择》一书中指出人的特征是两足直立行走, 大的脑子和高的智力, 但究竟是大的脑子还是直立行走是人类进化中起着主要的作用时, 却有着不同的意见, 但当时多数学者是偏向大的脑子起主要作用的。正是这一思想使得许多科学家把汤恩头骨和爪哇猿人排除在人类祖先的门外, 而误将“皮尔唐人”当作人类的祖先。

二、腊玛古猿的发现与早期人类起源地确定

在十九世纪末, 认为人从一开始不同于其它动物的思想不仅对于一般的科学家来说是合理的, 即使象达尔文这样伟大的科学家, 同样摆脱不了这样的认识, 在《人类的起源与性的选择》中, 达尔文写道: “如果人的手和臂解放出来, 脚更稳固的站立, 这对人类是有利的, 那么有理由相信, 人类祖先愈来愈多的直立行走对他们更加有利。如果手和臂只是习惯地用来支持整个体重或者特别适合于攀树, 那么手和臂就不能完善以制造武器或有目的的投掷石块和矛。”可见, 达尔文认为人类不同寻常的行动方式是制造石头武器直接相关的。他进一步把这些进化与人类的犬齿的起源相联系。人类的犬齿比猿类犬齿要小的多, 达尔文因此推测: “人类早期祖先可能有着巨大的犬齿, 但当他们习惯使用石块、棍棒和其它武器来抵抗他们的敌人或对手时, 他们用上下颌和牙齿的机会就越来越少, 在这种情况下, 上下颌连同牙齿便变小了。”

达尔文论证, 这些使用武器、两足行走的动物扩大了紧密的社会交往, 这要求有更高的社会才智。我们的祖先愈聪明, 他们的技术与社会关系就愈复杂, 反过来又要求有更高的智慧, 每一性状的进化都反馈至其它的性状。根据这种理论, 人类起源时不只是一支两足行走的猿, 他已经具有了智人的若干性状, 也就是说人类从一开始就不同于其它动物, 具有一

种特殊的“灵性”, 这样的假说可能更符合“人之常情”。

但是, 这样的理论, 虽然看起来合情合理, 但却不符合客观事实, 而且正是由于这样的认识, 在确定早期人类起源的时间问题上出现了一些波折。

1932年, 西蒙斯宣布一种称为腊玛古猿的小的似猿动物是已知最早的人科成员, 其根据是一块上颌骨的部分破片, 是1932年耶鲁大学的研究生刘易斯在印度发现的, 在这块标本上, 臼齿有些象人的牙齿, 犬齿比猿较短而且钝, 经过复原后的齿弓向后稍稍张开, 而不是现存猿类的“U”字型。后来, 一个英国科学家匹尔比姆据此进一步推论, 腊玛古猿是一种能够直立行走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社会环境里并进行狩猎生活。它生活在1500—3000万年前的亚洲和非洲。因此, 科学界普遍认为人猿相分别的年代为距今3000到1500万年前。

但是, 20世纪60年代后期, 美国加州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两位生物化学家威尔逊和萨里奇不是通过研究化石而是根据分子生物学的研究人类物种的出现大约在距今500万年前, 这和古人类学家的结论完全不同, 因此就人类起源的时间问题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问题的最终解决完全出乎人们的预料, 20世纪80年代在土耳其发现了一些相对完整的标本, 根据这批标本, 腊玛古猿的齿弓呈“V”字形, 而不是“U”字形, 这种古猿极为原始, 生活在树丛中正如后来的猩猩那样^[3]。

现在, 非洲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化石年代为距今600万年, 南方古猿其实只是一种两足行走的猿, 也就是说两足行走是最早出现的人类的特征, 其它特征随着人类演化逐渐出现。达尔文对人类早期特征的描述和人类起源过程的论述证明是错误的。

三、早期人类起源地的确认

现在学术界普遍认为非洲是早期人类的起源地, 但是这个认识却经过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这其中社会心理因素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最初, 达尔文认为人类的起源地在非洲, “在世界上每一个大的区域里, 现存的哺乳动物都与在同一区域里产生出来的物种密切相关。非洲现在生存有大猩猩和黑猩猩两种猿。因此非洲过去可能生存有与他们密切相关的绝灭的猿类; 而现存的两种非洲猿是人类最亲近的亲属, 因而我们早期的亲属更可能生活在非洲, 而不是其它地方”^[4]。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 随着尼安德特人、海德堡人和克罗马农人演化地位的确立, 探索人类起源的问题逐渐成为一个热点问题, 但当时学术界普遍认为亚洲是人类最早的起源地, 其原因有:

第一, 西方人以殖民主义的眼光看待热带非洲: 黑暗大陆不能是如此高贵的智人起源的合适的地方, 人类起源非洲的观点因而受到更多的蔑视。这种观念流行了几十年^[4]。

第二, 虽然1924年达特已经发现了南方古猿即汤恩幼儿, 但学术界并没有认识到其学术地位, 而北京人发现后, 由于伴生有大量的石制品, 所以从一开始就受到学术界的注目, 不仅解决了爪哇猿人的归属问题, 也使人们更加坚定人类起源地在亚洲的假说, 直到在奥杜威峡谷发现了距今180万年前的石制品, 人们才相信非洲是人类的起源地。

现在, 非洲以大量的发现证明它在早期人类起源中的地位:

1994年, 在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发现了大约44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 当时取名为南方古猿始祖种, 后更名为地猿, 始祖种。

2000年在肯尼亚发现一批60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定名为原初人。

虽然, 还有其它原因, 但社会对非洲的偏见至少影响了非洲作为早期人类演化地确立, 也影响了人类起源研究的进展。

四、几点反思

经过100多年的努力, 人类对于自己的由来虽然还有许多细节问题需要更多的材料去说明, 但是和100多年前相比, 已经具有了很多的知识, 尤其是一些把人作为自然界特殊一员的观念得到了很好的纠正。从上面论述我们可以看出, 虽然100多年前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已经让人类走下“神坛”回归自然, 但影响我们了解自身最大的障碍似乎仍来自于人类总认为自身由生而来的“特殊性”, 这种“特殊性”使科学家对事实的判断失去了客观性, 而每一次科学进步都会使人类进一步认识到自身并不是自然界中特殊的一员。

如果说对尼安德特人的认识是由于人类第一次发现这么古老的人类化石, 对它的认识过程出现矛盾、争论属于正常的话, 那么对于爪哇猿人和汤恩头骨的认识过程则充分暴露了人类对于自身在自然中的特殊性是多么的依恋, 人们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祖先怎么可能和现生的大猿那么相似, 要知道人可是“万物之灵”啊。正是这种心理和错误观念使得科学界拒绝接受爪哇猿人和汤恩头骨为人类祖先达几十年之久, 也使“皮尔唐人”蒙蔽科学家数十年。

除了人类自身的体质特征外, 对早期人类的行为的认识也同样经历了一个这样的过程, 想象中的早期人类社会和现代社会相比有许多相似性, 而无法想象早期人类其实只是两足行走的猿, 而这一切仅仅建立在不完整的化石形态上, 学术界对腊玛古猿的认识过程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一些民族心理也同样影响本学科的发展, 因为对黑人的蔑视而不愿承认非洲是最早人类的起源地, 虽然达尔文对此早就有过明确的论述。

当前, 对现代人的起源研究是学术界的一个热点问题, 多地区起源和单中心起源说常常发生激烈的争论, 古人类学、年代学、旧石器考古学、生物遗传学都参与其中, 虽然今天的学术环境已和从前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摆脱民族心理、社会心理所形成的思维定势, 更加开放的接受各个学科的知识可以引导我们早日抵达理想的彼岸, 这也是100多年来人类起源研究历史对我们的启示。

[参 考 文 献]

- [1] 查汝强. 自然辩证法导言——解说和注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 [2] Rechar G. Klein, The Human career——The Human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Origins[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 [3] 贾兰坡, 陈淳. 中国猿人[M].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1998.
- [4] 吴汝康. 人类的诞生与进化[M]. 清华大学出版社,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2.

[责任编辑 邓 红]